

徐悲鴻外傳(十六)

——重燃生命火燄

● 戚宜君

空襲混亂名畫失竊

保山是緬甸進入中國的門戶，雲南官方在此處設有嚴密的軍警聯合檢查關卡。眼看旅客的行李，被翻箱倒篋弄得難以收拾的狀況，徐悲鴻不禁大為煩惱。心想：自己所帶的幾大木箱全係書畫金石，像這樣的折騰下來，如何得了。於是不免緊鎖眉頭，憂形於色。

同行的劉將軍看到徐悲鴻悵鬱的神情，遂趨前安慰他說：「您是國際知名的大畫家，只要亮出名號，或可獲得破例的優待。」

徐悲鴻認為：「邊陲關卡，未必曉得外面的世事！」

劉將軍試著探詢：「昆明方面徐先生可有認識的像樣人物嘛？」

徐悲鴻想了想答說：「龍雲的兩位公子，繩祖與繩武都是留學法國時的舊識，算不算是像樣的人物！」

劉將軍拍拍胸脯說：「這事包在我身上。」於是立刻前往關卡上接洽，不久後有人便出來招呼，不但完全免去檢查的過程，還執禮甚恭的目

迎目送呢！

談到這位劉將軍，雖然有點來歷使人存疑，但為人卻十分義氣。據說原先也是上海灘上的人物，「九一八事變」後，抗日情緒十分高漲；這位四十開外的人，眼看在上海混不出什麼名堂，於是便糾集了一夥人馬，跑到白山黑水之間的關東地帶，投奔馬占山將軍從事游擊工作。後來說是奉了馬占山之命，回到上海為東北的游擊隊募款；頭戴皮帽，身穿大氅，足登馬靴，經常出現在各種公共場合，報紙上還刊登過他的新聞與照片呢！

未幾「七七蘆溝橋事變」，緊接著「八一三淞滬之戰」日軍攻佔上海，這位劉將軍曾經被日軍逮捕，後來經人救出，輾轉到了南洋一帶，繼續他的募款接濟抗日游擊隊的活動。

一來是南洋一帶的華僑，絕大多數都是閩粵人士，關外東北畢竟遙不可及，似乎也就漠不相關了；二來是對於這位劉將軍的言談舉止，風度內涵，總不免有些兒懷疑。華僑們背井離鄉，間關萬里，能夠在異國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自然也得有兩把「刷子」，若想從他們的口袋裡挖出

錢來，沒有一點兒真本事、硬功夫，是不易取得他們信服的啊！因此，劉將軍在南洋一帶的募款活動，似乎沒有多大成績，而南洋一帶又危在旦夕，遂幫助徐悲鴻回國，實質上他已經淪為徐悲鴻的跟班地位了。

到達昆明已經是民國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的夏天了，昆明尚且繁花如錦，氣候溫暖，一如和煦的春季，旅途勞頓，準備在昆明好好休息幾天；龍雲的兩位公子非常熱忱的招待他們，當時昆明也飽受敵機轟炸的威脅，遂被安置在郊區雲南大學的一幢樓上。

雲南軍政各界對徐悲鴻非常禮遇，天天有人邀宴，感於盛情，乃決定將那些準備在美國展覽的畫幅，在昆明作一次展覽；並將售畫的款項，撥出一大部分，作為慰勞前方將士的專款，於是徐悲鴻在昆明聲名大噪，更結交了許多藝文界人士。

忽然有一天，警報聲中，敵機結隊來襲，徐悲鴻連忙躲進雲南大學的防空洞中。良久，敵機過去，警報解除，他回到樓上，發現房門被人撬開，室內畫幅十分零亂，經過檢點，發現自己的

①徐悲鴻的人體素描。

②徐悲鴻的名作之一。

③任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時的徐悲鴻。

④氣象觀測先驅高魯（文見200期10頁王秀芹：高魯新傳）。



①

徐悲鴻之畫



②

徐悲鴻畫



③



④

繪畫作品少了三十多幅，而且全是比较特殊的精品；尤其心痛的是他收藏的那一幅白描人物長卷，也不翼而飛了。

這一幅包括八十七個人物的白描長卷，有男有女，形貌各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原先以為是唐人的作品，後來多方比對及考證，才發現是北宋時代李龍眠的作品，他也是畫佛高手，直追吳道子而無遜色。

人物畫能夠如此生動逼真者尚不多見，公認是不可多見，難以獲得的精品兼神品，如今居然被人偷去，使得徐悲鴻受到了嚴重的挫折與打擊；先前他在世界各地舉行畫展，從來沒有發生失竊情事，如今返抵國門，而且是在雲南最高學府之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雲南治安當局自然是覺得顏面盡失，於是動員了很大的人力加以偵察，搜獲多日，始終沒有一點線索。

徐悲鴻憂心如焚，焦急期待破案，而至於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極度的緊張和焦灼，使得血壓上昇，頭暈目眩，彷彿生病一般，曾經愛傷的賦詩一首云：

想像方壺碧海沉，帝心淒切痛何深；
相如能任連城壁，愧此鬚眉負此身。

徐悲鴻對於這幅白描人物手卷的失蹤自責頗深，認為戰國時代的藺相如，攜帶價值連城的和氏璧入秦，暴秦酷似虎狼般的必欲得之而甘心，手無縛雞之力的藺相如，憑其機智與勇毅，竟能「完璧歸趙」；而自己的疏忽大意，連一卷畫軸也無法保全，真箇是愧為鬚眉男子了。而且更擔心這樣珍貴的畫幅，一旦流落海外，今生今世恐

怕再也難以再見了。

雲南一帶自從這次空襲以後，由於太平洋戰事打得如火如荼，日本空軍大量移往南洋一帶支援作戰，無形中便減少了對中國戰區的壓力；更由於美國的陳納德將軍組織的「飛虎隊」志願協助中國抗戰，一批批的最新型戰鬥機，陸續抵達中國，並以昆明為基地，剎那之間與重慶中樞的來往便頻繁了起來，主要是靠著剛剛出廠的兩種運輸機，肩負了空中交通運輸的任務。

心肝寶貝似的那幅八十七位白描人物手卷，既然杳無蹤影，徐悲鴻也就興趣索然的懶得在昆明再待下去了，於是決定起程前往重慶。如果是搭車上路，少說也得風塵僕僕的耗去半個月的時間，而且還得備備旅途的艱苦與勞乏；雲南省政府覺得對徐悲鴻有些歉意，乃把飛虎隊定期往返重慶與昆明之間的班機，而特別優待省府的少數機位讓給了徐悲鴻一張。

徐悲鴻上了飛機，畫箱則由雲南省政府負責運往重慶。自從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七月暑假開始時，徐悲鴻離開重慶，趕著要與孫韻君相會，而後經由廣州、香港而至新加坡、印度，直到民國三十一年夏天返抵重慶，先後整整是四年時光。幾位得意的門生到機場去迎接，當徐悲鴻穿著一襲潔白的夏布長衫，走下飛機的舷梯時，他的得意門生們，驚異於老師堆滿笑意的眼角，綻出了絲絲的魚尾紋路，當老師脫下寬邊禮帽時，更使大家發現了原本是一頭濃密的黑髮也變成斑白了。

「怎麼會呢？只不過是四年時間，老師卻蒼

老了許多，才祇是四十八歲啊！看上去就像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感嘆著，大都認為徐老師太忙了、太累了、太緊張了、也太疲乏了。雖然如此，徐悲鴻並沒有刻意的要好好休息一陣子，反而立刻轉往沙坪壩中大藝術系，學生們熱誠歡迎他的歸來，第二天便又開始了嚴格而又辛苦的授課教畫工作。他要學生們以中國筆墨用西洋畫法來寫生，更可以用水墨來臨摹西洋油畫；學生們之中的李斛與宗其香都作得十分成功。

付出鉅資珍品贖回

半個月後，劉將軍隨同雲南省府的押運人員，把徐悲鴻的三隻大木箱書畫及珍藏運抵重慶，學生們見到了這位劉將軍覺得有點好奇；這個混身充滿江湖人物氣息的中青年漢子，怎麼看也不像是個叱吒風雲的將軍，都猜不透老師的交往中，何以會有這樣一號人物。

徐悲鴻約略的把劉將軍的狀況介紹了一番，並漫不經意的談到在雲南被盜一事；而後曾仔細描述那幅李龍眠的白描人物手卷，真是難得一見的稀世珍品，可惜不翼而飛，徒喚奈何！

學生們仔細問明了被盜的情形，發覺劉將軍與徐老師一同住在雲南大學的一幢樓上，平日兩人同出同進，只有那一天空襲時，兩三個小時不見了劉將軍的人影，他究竟到那裡去了呢？不免令人起疑。

於是，學生們不約而同的把箭頭指向劉將軍，大夥兒憤怒地向劉將軍質問，幾乎就差一點沒



①徐悲鴻為大詩人太戈爾所繪的畫相。

②徐悲鴻在香港寫給兒子伯陽、女兒麗麗的親筆信。

伯陽
麗麗
我因為要盡
到我不人對於國家之義務所以想
去南洋賣畫捐與國家行未到半
路(香港)便遭封鎖幸能安全出
國但因未曾領得護照又多耽擱了
近兩個月非常心焦亦無別法可行
茲已定今夜二月四日乘荷蘭航
一切順利二月中定能返到重慶
國難重要曉得刻苦用功
外祖父母親想安好我雖在外工
作不懈身體不好亦不壞可勿念
你二人須用功算學及作操此句
佳善
外祖父前代我請安
母親代我向安
父字
元月四日香港
香郵西市六張亦人之

有明白指出：「李龍眠白描人物手卷」的被盜，就是你劉將軍搞的鬼！

劉將軍雖然賭咒發誓，矢口否認他與徐先生的被盜有絲毫關連，但卻答應應他與江湖人物的關係，或可設法探聽出一些眉目來。

果不其然，過了一些時候，劉將軍樂不可支的向徐悲鴻很神秘的說：「那幅畫已經有了著落，聽說現在成都，必須用十萬法幣贖回；慎勿使官方知悉，否則恐怕永遠也見不到那幅畫了。」

徐悲鴻無可選擇的把昆明售畫的剩餘款項合計了一下，剛好湊足十萬法幣，交到劉將軍手上，不幾天便把李龍眠所繪的八十七位人物手卷拿了回來。

學生們都紛紛的為老師打抱不平，徐悲鴻卻慶幸珠還合浦，不願再予深究。

進門便挨了當頭棒

蔣碧微把婚姻關係，比作是一件精美的磁器，不幸被打破了，就算是最高明的工匠能把它修補好，然而裂縫仍在。照她的想法是：寧可將它打碎，也不願有假的完整。

徐悲鴻則是那個打破磁器的人，也曾經幾度扮演過修理工匠的角色，無奈伊人執意不迴，最後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的認為他們的婚姻與愛情，有如銅鏡般的完全破碎了，再也無法破鏡重圓了。

徐悲鴻回到重慶以後，聽說蔣碧微在教育界及藝文界都非常活躍，目前在四川教育學院任教，住在嘉陵江畔，歌樂山麓的磁器口；兒子伯陽

在南開中學就讀，地址就在沙坪壩，岳父蔣梅笙任教重慶大學，地點也在沙坪壩，距離磁器口不過兩華里路程，散步也不過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了；距離中大藝術系的宿舍更是近在咫尺，然而徐悲鴻就是不肯與他們見面，蔣碧微覺得這樣視而不見也不是辦法，於是便擺開架勢而主動出擊了。

一張告示陌生而不失禮數的請帖遞到了徐悲鴻手上，堂而皇之的邀請他翌日中午前來磁器口家中便餐，徐悲鴻得意洋洋的告訴了就近的陳曉南，並說：「到底還是女人家嘛！何苦一意孤行呢？這樣讓一步該有多好。」

陳曉南說：「我也接到了請帖，事情恐怕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哎！」

事實很快的便證明了陳曉南的推測是正確的，這天徐悲鴻滿懷希望的早早便到了磁器口，此處風景絕佳，江流有聲，不覺精神為之一爽。

踏進蔣碧微的宿舍，迎門是一列書架，放置了一些書籍及擺設當作屏風，上層放著一只玻璃鏡框，框內是一張潔白的道林紙，浮貼著徐悲鴻四年前在廣西日報上刊登的那一則脫離同居關係的啟事，旁邊並用紅筆寫了「碧微座右銘」五個紅筆大字。這是蔣碧微每天出出入入，用以警惕自己的標的物，看在別人的眼裡，也許根本不會產生任何作用；然而徐悲鴻一眼瞥見，卻彷彿挨了一記當頭棒似的，感到十分不是滋味。

這一餐飯吃得當然並不愉快，蔣梅笙也在座，但卻無法掌握局面，陪客除了陳曉南還有華林，更是食不知味，希望不要鬧得太僵才好，而徐

悲鴻這天倒是十分坦然。心想：戰亂期間，生死俄頃，伊人帶著孩子在烽火中討生活，也的確夠難為她了。於是便不止一次的說了一些安慰及歉意的話，然而蔣碧微則一句也聽不進去。

酒過三巡，茶兼五味，蔣碧微站起身來，慎重其事的對徐悲鴻說：「今天我請你來，是為了解辦兒女移交的事，如今伯陽已經十五歲，麗麗也亦十三歲了，辛辛苦苦把他們帶大，沒有少胳膊斷腿，基本人格的塑造也差不到那裡去；現在他們已經可以離開母親了，我自己前途黯淡，孩子們跟著你比較好多，因此，我希望你從今天起，能夠負起教養他們的責任！在座的長輩和朋友都可以證明我的誠意。」

徐悲鴻依次掃瞄了岳父蔣梅笙、華林及陳曉南，一個個默默不語，故意躲開他乞求與徵詢的目光；而自己一時之間毫無心理準備，只有愣在那裡，看著伊人「下文」的說法如何？

蔣碧微的本意是痛恨丈夫對妻子兒女不聞不問，在國外逍遙了四年，回到重慶似乎根本忘記了他們母子的存在；這天說是辦理移交，並不是立刻要把兒女交給他，而且兒女也不是兩件物品，那裡可以任意接受的。

她的原意祇不過是喚起徐悲鴻的責任心罷了，而徐悲鴻卻一下子傻了臉，認為是蔣碧微從此撒手不管兒女的事了；他一個大男人家拖兒帶女，必然有諸多不便，因此，遲遲無法回答。

當面鏢、對面鼓，悶不吭聲，一味的裝啞巴也不是辦法，遂怯生生的詢問：「妳打算如何移交法子？」

蔣碧微早已胸有成竹的說：「不外乎三個辦法：第一是孩子由你帶去。第二是孩子仍由我帶，但是你要負擔他們的教養費用。第三是登報聲明，把孩子們改姓蔣，以後就由我負責撫養。」徐悲鴻立刻回答道：「那就依第二項辦法實行吧！」

一絲笑意一線希望

由於子女的教養及移交問題，圓滿達成共識與協議，徐悲鴻感到妻子似乎有一絲絲的笑意掛上了嘴角，從而幻想著倘若自己掏出誠意，或有挽回情感的希望；遂另外找了一個時間，單獨前往磁器口與蔣碧微會面。

這一天徐悲鴻把蔣碧微約到嘉陵江邊，心想：以青山綠水作背景，或可緩和彼此的情緒，使得雙方的意見和情感，比較易於調適和溝通。

徐悲鴻已有準備的表達了誠懇的歉意，繼續說：「現在不能點燃你內心愛的火焰，我實在毫無把握，不過，不久後我要到廣西去，臨行之前我要明瞭妳有無復合的可能。」

蔣碧微斬釘截鐵的回答：「婚姻猶如磁器，既然破了，不如徹底打碎，何苦製造一個假的完整自欺欺人呢！」

既然話不投機，拖拖拉拉的也沒有什麼意思，蔣碧微認為此事不必再費唇舌，說聲珍重，回頭就走，徐悲鴻也只好悵然地離開了磁器口。

民國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暑假快要結束了，徐悲鴻才倉促上道前往桂林，行前託呂斯百送給蔣碧微五千元法幣，並附一信云：

碧微女士慧鑒：汝傷痕太深，有如銅鏡全體破碎，不能復合；吾自知每次見面，必致汝增加憤恨，而吾並知關於我之一切，亦將令汝厭惡。

我之於汝，將成一魔，便令吾自責，亦徒然也。吾此次前往桂林，當力知自處，然此半關命運，非全屬人事。茲託斯百弟攜上五千金，備兩兒入學等之費用，伯陽須俟開學後，我方完全負責。此兩月中尚須偏勞，誠自愧也。敬祝暑安並敬為大人祝福 悲鴻啟八月十一日

蔣碧微不大瞭解信中「此次前往桂林，當力知自處，然此事半關命運，非全屬人事」是何意義？據呂斯百說：「老師前幾年在桂林看中了一個唱桂劇的旦角，名叫冬渡蘭，雙方過從甚密，或許與此妞有關吧！」

蔣碧微冷笑一聲道：「唱地方戲的小角色，也值得他牽腸掛肚，真是越來越沒品味了。」

呂斯百說：「師母有所不知，桂劇經過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的改良以後，服裝、道具、唱腔、做工、劇本及文武場均有大幅度的改良，據說可以直追故都的平劇呢！桂劇中有四大名旦，依次是小金鳳、小飛燕、冬渡蘭與冬梅香，馬君武收小金鳳為義女，每晚都到南華劇場看她表演。民國二十六年冬天，馬君武赴漢口出席國民參政會，車行途中，滿腦子想的都是小金鳳，曾有『小別詩』云：『百看不厭古時裝，剛健婀娜兩擅長；為使夢魂能見汝，倚車酣夢過衡陽。』後來老師在桂林的時日，經常與馬君武聯袂前往南華

劇場，坐在樓上包廂中，各看各的意中人表演，桂林人士還傳為佳話呢！」

有一天，吳稚暉與蔣碧微談起他們夫婦的感情糾紛，說是「風風雨雨的鬧了這些年，徐悲鴻像斷根飄萍似的東飄西蕩，也該有些戀家的情緒了吧！」

蔣碧微卻幽幽的說：「他現在需要的是女人，不是一個真正的家！」

吳稚暉訝然道：「你難道不是女人嗎？」蔣碧微紅著臉說：「他要的是年輕的女人，不中意我這個老太婆啊！」並解釋著說：「他現在正猛追一個桂劇坤伶呢！」吳稚暉聽了不禁哈哈大笑道：「我要寫信告訴他，雖有佳麗，不能偕老，就像是頭上掛著一把刀，隨時會有引刀成一快的危險，還是老太婆比較安全。」

桂林鍛羽重慶奔喪

徐悲鴻到了桂林，適值馬君武新喪，小金鳳撫棺痛哭，幾不欲生，從此告別舞台，不再粉墨登場了。冬渡蘭雖然仍在演唱，幾年不見，似乎也生疏了許多；正好歐陽予倩也在桂林，曾經為冬渡蘭寫過一齣「人面桃花」，在桂林連演三月，造成了空前的轟動；此刻小金鳳不再登台演唱，而小飛燕年前已經嫁作商人婦了，冬渡蘭已經躍登首屈一指的桂劇名伶了。

歐陽予倩的太太受徐悲鴻之託，向冬渡蘭試探有無嫁人的可能性，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詢以「徐悲鴻可有希望？」冬渡蘭一口便回絕了。

何以會如此連考慮也不必呢？冬渡蘭舉出了

一連串的理由，像是年齡差距、知識程度、風俗習慣、難以捉摸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冬渡蘭的心裡已另有他人了。

婚事無望，徐悲鴻悄然的回到重慶，不久後他的岳父蔣梅笙因為在郊外小徑上摔了一跤而一病不起；徐悲鴻聞訊，立刻趕到醫院陪著妻子守靈。

靜靜的冬夜裡，窗外寒風呼嘯，室內燈光慘淡。徐悲鴻想起初次在上海見到蔣梅笙的情形，那時他老人家才不過四十多歲，穿了一件淺灰色紡綢長衫，搖著摺扇，滿臉堆著和藹的笑容；留他晚餐的時候，蔣碧微從樓上走下來，藕色羅衫，青色綢裙，烏溜溜的大眼睛，含情脈脈的注視著他。

往事如夢，此刻都像是走馬燈似的在腦際滑過，他瞥了一眼哀傷難抑的妻子一眼，一陣憐憫與歉疚的心情湧現心頭，遂熱切的說：「碧微，父親的喪事我一定會好好的辦理。」

蔣碧微低著頭，沒有任何表示，徐悲鴻繼續說：「我們這樣下去總不是辦法，爲了兒女還是不不要再鬧下去了吧！」

蔣碧微猛然抬起頭來，悲傷加上忿怒的提高了嗓音說：「你一定要在這個時候談感情問題嗎？你儘管另覓合意的對象，我難道還會同你搗亂不成！」

蔣梅笙的後事辦得極盡哀榮，從重慶市立醫院扶靈到上清寺，再改乘汽車直駛歌樂山麓安葬，前來弔祭的人，包括政府首長與各界名流學者數百人，並獲得國民政府林森主席及行政院的明

令表揚，真箇是極大的榮寵。蔣碧微把這一切的功勞都算在了張道藩的頭上，徐悲鴻似乎像個局外人似的，從頭到尾都插不上手腳。

從此以後，徐悲鴻對蔣碧微也就徹底的絕望了。

籌辦中國藝術學院

民國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秋天，「中英庚款委員會」撥了一筆可觀的經費，由徐悲鴻負責創設了一所「中國美術學院」，地點設在沙坪壩對岸的磐溪，倚山濱江，風景宜人。

「庚款」就是清廷昧於時勢，冒然向洋人宣戰，結果喪權辱國，賠給洋人的款項，再由洋人拿來從事文化活動，以溝通中西文化的交流；因此，中國美術學院的建立，不是純粹的美術教學場所，而是屬於研究性質的高級藝術機構。

磐溪大戶人家姓石，詩禮傳家，酷愛種竹栽花，一年四季鮮花不斷，因而遠近咸稱其地爲「石家花園」。原先徐悲鴻在沙坪壩中大藝術系授課時，時常遠眺嘉陵江對岸佳木葱蘢，景色秀麗，詢知該地叫做石家花園，因此常想：有一天能夠卜居該地才好。

當徐悲鴻受命籌備中國藝術學院之初，第一個想到的院址便是石家花園。

趁著十月小陽春的宜人氣候，徐悲鴻率同他的弟子吳作人、陳曉南乘舟抵達對岸磐溪，沿江邊前行一里許，登上數百階陡峭的石級，附近還有一處飛珠濺玉的瀑布，水聲嘩嘩，益增幽趣；山腰有一塊大石，被鑿成一隻老虎，伏臥於灌木

叢中，倘若在薄暮時分的朦朧視線下，還真的會嚇人一大跳呢！

徐悲鴻先去拜訪石姓的族長，經過一番解說，總算獲得同意以「石家祠堂」爲院址。這是一所建築在山坡上的四合院式的兩層樓房，以巨石砌成，狀似古堡，院落寬敞，廣植花木；房屋外牆堅固，內裡則全是木造樓板扶梯，窗戶更出奇的小巧，據說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還可以當成碉樓抵禦強梁入侵呢！

石家祠堂四周環境清幽，青石板路，蒼松夾道，梅竹掩映，好鳥依人，簡直就是一幅天然的圖畫；徐悲鴻對於這個地方十分滿意，認爲實在是一個吟風弄月，展紙揮毫的好地方，於是便積極展開事務性的籌備工作；先聘請必要的工作人員，再從事各項籌備事宜，兩個月下來，中國藝術學院便堂而皇之的在磐溪石家花園的石家祠堂中成立起來了。

工作人員與硬體設施，只不過是中國藝術學院的基本架構，最重要的還在於研究員的陣容，既屬美術研究，自然得要兼容並包，方能顯示其偉大與崇高；因此依照資歷及名氣，區分爲研究員及副研究員，陸續聘請了張大千、沈逸千、李瑞年、吳作人、馮法禪、張蔭英、張安治、陳曉南、費成武、孫宗慰、宗其香等人，但絕大部分都是徐悲鴻的得意門生。

徐悲鴻一邊擔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一邊仍在中大藝術系授課，爲了充實研究的資料，決定去趟桂林，取回一些藏在七星岩洞中的那些書畫資料。

徐悲鴻於急景凋年時，由重慶乘長途汽車前往貴陽，再轉乘火車到達桂林，在桂林見到了當年上海時期的老友田漢及歐陽予倩，三人暢談竟夕，都覺得徐悲鴻單獨生活了六七年，總該有個女人來照顧才行；後來又見到了李濟琛，北伐以後在南京時，徐悲鴻曾為李濟琛畫過肖像，李濟琛聽說徐悲鴻愛吃枇杷，便經常派人送枇杷給他吃，徐悲鴻曾經畫了一幅「枇杷圖」送給李濟琛，上有題詩云：「每逢佳果識時節，當日深交懷李公。」

李濟琛夫人聽說徐悲鴻婚姻的悲劇，非常同情他的遭遇，特意為他介紹了一位能詩能文的大家閨秀，曾經有兩次交往；在那位小姐身上，徐悲鴻似乎又看到了蔣碧微的影子，「大家閨秀不好伺候」的觀念油然而生，遂婉言謝絕了。

七星岩岩洞是桂林的奇景之一，原是石灰岩億萬年風化的洞窟，曲曲折折長達兩華里，抗戰期間便成天然的避難所，也成了最牢固的防空洞。

廣西省政府選取了岩洞的一部分，安裝了地板和電燈，作為貯藏文件的檔案室；徐悲鴻在抗戰期間，先後兩次把他的書畫和收藏品運到桂林，當日本飛機到處濫轟炸時，便把這些書畫及收藏品裝在木箱中，存放在七星岩洞中，總共有四十隻大木箱呢！

攜美放棹灑江陽朔

徐悲鴻打算過了新年，再由此刻在桂林的門生張安治就近協助他進洞開箱整理；然則檢出一

部分運回重慶時，便需要有人一同與他沿途照料才行，於是便興起了招考一個圖書管理員的念頭。

在廣西日報上登出了「中國美術學院招考圖書管理員」的廣告，限女性報考，資格僅限高中畢業就行，然而許多胸前掛著廣西大學徽章的女學生都前往應考；先舉行筆試，後由徐悲鴻親自口試，終於錄取了一位年甫十九歲的湖南小姐廖靜文。

廖靜文生長在洞庭湖西岸的一處偏僻村鎮；家道豐裕是當地的望族，生母早逝，她同姐姐在後母的虐待下長大；姐姐高中畢業後，前往貴陽就讀於貴州大學，廖靜文受到戰事的波及，輾轉到了桂林，先是暫時寄住在一個同學家裡，而後投身於一個巡迴演出的劇團。

廖靜文投考中國美術學院招考的圖書管理員，目的是想獲得免費赴重慶的機會，看看能不能到重慶後，找到繼續升學的可能途徑。

廖靜文被錄取後，立即隨同徐悲鴻與張安治進入七星岩洞，從事書畫的整理工作。從早到晚在洞中開箱、檢點、拂拭、整理，然後區分開來，有些準備攜回重慶，有些仍舊存放洞中，整整忙碌了三天才告一段落。

徐悲鴻對廖靜文的工作態度非常欣賞，她身體健壯，能耐勞苦，在七星岩洞中工作時，連張安治都十分困難的扛重疊高工作，廖靜文似乎都能勝任愉快；當大家都感到精疲力竭，腰痠背痛時，廖靜文卻仍然工作不輟，絲毫沒有表現出小女子的柔弱模樣。

為了表示對他們的慰勞，徐悲鴻特地置酒暢飲，並宣佈要從事一次灑江之遊，算是為三天來洞中辛苦工作的調劑；張安治因為另有工作，不克前往，於是徐悲鴻便與廖靜文放棹灑江，浸沐於青山綠水的靈秀之中了。

在灑江舟中，廖靜文又是一副羞人答答的少女嬌憨情態，與七星岩洞中捲起袖子工作時判若兩人。千峯羅列，江水清澈，夕陽晚霞，景色如畫，廖靜文輕哼著「夢幻曲」，徐悲鴻凝神的諦聽著，臉上露出感動的神情。

晚飯是船家供應的，香甜的芋頭羹和綠油油的青菜，還有鮮嫩的鯽魚及清醇荔枝酒，徐悲鴻與廖靜文席地坐在船頭吃著，夜幕已垂垂而下。

在一處名叫興坪的磯渚邊泊舟，江村夜靜極了，飯後徐悲鴻帶著廖靜文上岸散步，踩著江邊鬆軟的泥土，嗅著林木中散發出來的清香氣息，大有置身世外之感。

江水呢喃林木夜語

初春入夜冷冽異常，江面水氣沉重，當夜徐悲鴻便與廖靜文在艙中對榻而眠，徐悲鴻的說法是：「我都已經是年逾半百的老翁了，還能對你這個小妞如何！」

廖靜文也以長者對待徐悲鴻，認為他是名滿中外的藝壇大師級人物，豈會看上她這個鄉下姑娘。這一夜廖靜文睡得好甜好香，一夜都在夢裡編織著美麗的憧憬；徐悲鴻大半夜難以入眠，聽著江水的呢喃和林木的夜語。

清晨在鳥聲吱喳中醒來，迎著朝陽江面是一

片燦爛的金光，船家繼續搖槳前行，徐悲鴻站在船頭遊目騁懷，面龐上出現了紅暈，眸子裡也透露出愉悅的神采。午後抵達陽朔，徐悲鴻帶著廖靜文來到了紅窗白牆的玉蘭花小屋，並娓娓敘述著他對陽朔的熱愛，曾經想著此生願為「陽朔天民」，無憂無慮，再也不要管外面的世界。

從桂林到陽朔，乘帆船觀賞灘江的山光水色，航行的時間是一天半；回程改乘公共汽車，僅花了三個多小時，在天黑以前便趕回了桂林。

彷彿像是一塊未經琢磨的璞玉，廖靜文毫無矯飾的清純模樣與略帶稚氣的鄉土性情，處處扣緊了徐悲鴻心力交瘁的心弦；就像是一帖興奮劑，使得了無生趣「半百老翁」，重新燃起了蓬勃的生命火燄。

大凡具有濃重藝術氣息的人，很難忍受世故、市儈、精明或尖苛的人，所帶給他的凌厲而咄咄逼人的感覺；而樂意同不切實際、大而化之、不會斤斤計較或沒有數字觀念的人交往。

看起來，蔣碧微就是非常精明而尖苛的人，徐悲鴻始終是圍繞在她的石榴裙下打轉兒，遇到了孫韻君，小妮子由敬生愛，徐悲鴻才覺得活得像個男人。

如今孫韻君不知身在何方？蔣地裡冒出了一個廖靜文，幾乎可以全部取代了孫韻君給他的忻愉感覺，而且似乎不必付出「師生戀」那種嚴重的社會代價，因此，徐悲鴻很快的便沉緬於戀愛的亢奮中了。



① 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女士。

② 右起：徐悲鴻的岳父蔣梅笙、女兒徐麗麗、夫人蔣碧微、公子徐伯陽。

